

法兰克福书展一举售出18国版权
2010年度巴恩斯-诺贝尔新发现图书奖得主

一个加拿大少女，一个柬埔寨流亡学生
当痴恋裹卷入历史狂流，浪漫透骨，死生契阔

The disappeared



消失

〔加拿大〕金·爱林 著

Kim Echlin

于是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消失

The disappeared

[加拿大] 金·爱林 著

Kim Echlin

于是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1-1589 号

Kim Echlin
THE DISAPPEARED

Copyright © Kim Echlin, 2009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enguin Group (Canada), 2009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enguin Group (Canada)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消失 / (加) 爱林著; 于是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02-008567-5

I. 消… II. ①爱… ②于…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2558 号

责任编辑: 马爱农
特约策划: 李建云
装帧设计: 董红红

消 失
XIAO SHI
〔加拿大〕金·爱林 著
于是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http://www.rw-cn.com>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92.5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2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8567-5
定价: 22.00 元

写给中国读者

拙作能有中译本让我深感荣幸。译者于是有巧妙而优美的笔法。多年以前，我曾在中国生活过，在东北旅行、执教的岁月至今仍历历在目。即便在加拿大定居后，我依然和中国的老朋友、新朋友们保持联系，这让我非常高兴。我们都很幸运，能生活在沟通如此便捷的世界里，在这同一个世界里，我们还能阅读彼此的故事。我相信，文学能帮助我们彼此理解。

请允许我在此特别提到我的中文名字，我希望能用“金·爱林”作为小说出版时的作者名。这三个中文字听来很像我的加拿大本名。这个名字也是一种极好的纪念——我和于是在加拿大的班夫艺文中心商讨译作，那里群山围绕，绿树成林。至于“爱”，从很多方面来说，正是写作和翻译的核心。理解彼此也需要爱。

所以，读者们，感谢你们让我这样自我介绍，希望你们喜欢这个故事。

金·爱林

二〇〇九年六月于加拿大班夫

① 一九七三年创刊于伦敦的月刊，是欧美颇有影响的左翼刊物，旨在维护世界和平，倡导人权，反对不公正行为，反对战争，关注贫困。这段文字来自名为《回到元年》的报道，刊于一九九三年四月第二四二期杂志，作者为约翰·皮尔格，记录了红色高棉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九年间屠杀五分之一民众的历史。元年，即指一九七五年。但《元年》这首诗出自法国神父方济·蓬绍德之手。

元年，揭开垂死的时代，
没有家，没有情，没有爱或悲的表达，
没有药，没有医院，
没有学校，没有书本，没有学习，
没有休假，没有音乐：
只有工作和死亡。

——《新国际主义》^①

献给市集里的女人

告之天下。

——万纳^①

① 万纳是柬埔寨监狱 S-21 集中营的七名幸存者之一，他用画笔记录了红色高棉令人发指的罪行。

蒙特利尔



茂，矮小精悍的男人，左颊上有道长疤。我是在俄罗斯市集上挑中他的。那儿聚集着好些车夫和司机，都透着热切、巴结的眼神。他们有的骑自行车，有的开嘟嘟车，有的拉人力车，还有的开摩托；只有几人有汽车。他们推推搡搡地朝我挤来，无不试图让我看入眼，再将我和那堆人挤开。

茂的眼神锐利，仿佛白纸上的针孔透着明光。他默默掂量，静静算计。我挑中他，因为他迈上前时，别人都朝后退。我告诉他，可能会耗上好几个晚上。再告诉他，我要把金边的夜总会、酒吧都跑个遍。他用那种眼神盯进我的眼。我告诉他我要做什么时，针孔猛地张大，一丝激动闪过，又倏忽闭合。接着他报了价，价钱有点高；他说，我可以帮你，小姐。

地下的骨头会钻出地面。自从那天在金边市集到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我依然听得见你的声音。我在蒙特利尔老城区的时风酒吧初遇你，那晚我是去听巴迪·盖伊^①唱《戒不掉布鲁斯》的。我十六岁，那是万圣节之夜，夏洛特和她的朋友们没有装扮成妖魔鬼怪，但我利用这个好时机伪装了自己的

年龄——只需戴一只闪亮的红色眼罩，再在太阳穴粘上黄黄紫紫的羽毛。我把一头扭结的长卷发披散下来，穿黑色罗纹毛衣，配最宽松的牛仔裤和皮靴。我们一过看门人的关卡，我就扯掉了眼罩，并看到你在看我。酒吧里烟雾缭绕，我们占了靠近舞台的一张小圆桌。上半场演出期间，我一直忙着卷香烟递给同桌的女孩，一边听巴迪·盖伊演绎布鲁斯：他眉毛上挑，眼睛瞪得大大的，唱着《秉性疯狂》和《决非谎言》，然后眯缝起双眼，唱起邻家女孩的爱情，唱着如何恳切求爱。而我老是要去瞄你，看你是不是在看我。

我没有逃开你乌黑的眼睛。中场休息时，你站起来，把椅子举过头顶，在拥挤的人群中慢慢蹭到我这里。你瘦长精干，穿白色T恤和褪色牛仔裤，黑头发扎成一束，垂在后颈。你的皮夹克磨得破破的，跑鞋也很旧。你站在我旁边，椅子举在头顶，为了给一盘食物让道，又将椅子歪向一边。你对我的同桌女孩说：可以加入吗？我自带座椅。

女孩们面面相觑。有人说可以，你就把你的椅子挨着我放下来，椅背靠桌。夏洛特说，你是“没有出口”的乐手，我在酒吧里见过你。你叫什么？

瑟锐。

她们从大啤酒罐里给你倒了一杯，你用柔和的嗓音对我们所有人说话。你问，你们是哪个院系的？问到我的时候，我只能回答，我还在读高中。

① 美国吉他手、布鲁斯歌手，芝加哥布鲁斯的代表人物，曾五次获得格莱美奖，对吉米·亨德里克斯、埃里克·克莱普顿及其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布鲁斯和摇滚音乐人影响很大。

夏洛特说，我是她的拉丁语家教。她的名字叫安妮·格里夫斯。你问，拉丁语难吗？桌对面的女孩挺喜欢你，就说，我在学拉丁语呢。你说你在大学里辅导数学。还说你见过她们，但没见过我。

夏洛特说，她父亲在大学里教书，而她不希望被他发现。

你再次微笑，露出的前齿有半月形缺口。你说“酷”，带着奇怪的口音，魁北克法语加英语，还有某种特殊的腔调，我说不上来。

灯光暗下来。你又挨近我，悄声耳语，我想抚摩你的头发。

我没说不可以，也没说可以，但分明感到你的手掌在我头上轻轻按下。然后，你把手肘撑在自己的椅背上。

你说起话来既有趣又大意，而这种男人的腔调是我所熟稔的。你时而兴奋地朝之前坐的那桌看，又飞快转向舞台，或是我。你想知道有谁在盯着你看，想看舞台上的巴迪·盖伊、小号手和吉他手，还想盯着我看。

多年后，你说，我记得怎样望着你单手卷烟。同桌女孩在闲聊，而我坐立不安。你看上去那么自由自在。我还记得照在你头发上的灯光。

那时候，来自各地的年轻人都开着大众车穿越阿富汗的山地，或在印度的静修处吟诵圣歌。但像你这样的男孩不会成为嬉皮士或反战分子或背包客；像你这样的殖民地男孩总是被送到海外留学。你离家已有六年，学会了自如运用三种语

言，也学会了西方礼仪乃至怪癖。你学的是数学和摇滚乐。你懂函数，你那些玩音乐的朋友会高唱反战歌曲、参加和平集会。那时候，年轻人相信世界可以是无疆界的，恰如音乐。如今回首，只觉得太天真。你比我大五岁，会说一种我从没听过的语言。还有那种动物直觉，你的皮夹克的气味，我的胃痉挛，巴迪·盖伊的歌声，以及，你呼在我耳畔的气息。

多年后，你说，你还记得那些日子吗，亚洲小子和白人姑娘、黑人和白人、说法语的和说英语的都可以在一起，多么令人震惊，我们每一个都在假装百无禁忌。我从没鼓起勇气约一个白人女孩，直到你出现，直到那天晚上在时风酒吧。

下半场开始了，巴迪·盖伊一身绿夹克回到舞台，准备演奏时才脱掉：甩掉右袖，左手仍在不停地扫弦；左袖滑落，右手一通拨弹。夹克掉地上了，看着他耍宝的我们一起拍手起哄，他也一脸嬉笑地望着我们。他的母亲那年去世了，他说他打算弄一把波尔卡圆点图案的吉他来纪念她，但眼下还没找到。他把玩着吉他，模仿在别处、别时听过的声响，还有号角和提琴的，搭配出新奥尔良风格的大杂烩，加点这个，加点那个，以示向马迪、B·B·金和小威尔士致敬。然后，他转入自己的曲目。《乡村小屋》唱上帝赐予我们仁慈的布鲁斯，《玩我的斧头》唱失去耐性的爱。他以魅力十足的大笑容开唱《玛丽有只小绵羊》，他唱向天使索取一枚五分镍币，他唱陌生感觉，他唱肝肠寸断；他又一摇头，唱起他无法取悦的那个女人，其实我们都知道，谁都会被她打动的——而我只希望灯光永远不要亮起。你把结实的胳膊环上我的肩膀，把我拉得更